

天山飞霞

张淑萍 著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天山飞霞

张淑萍 著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山飞霞/张淑萍著. —乌鲁木齐: 新疆大学出版社,
2005. 9

ISBN 7-5631-1952-3

I. 天… II. 张… III. 传记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8854 号

天 山 飞 霞

张淑萍 著

出 版	新疆大学出版社 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4 号 邮编: 830046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新疆新华印刷厂
规 格	850 × 1168mm 1/32 11.5 印张 200 千字
版 次	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 - 1000 册

责任编辑 刘乃亭 封面设计 段 离

ISBN7-5631-1952-3 定 价 20.00 元

责任编辑:刘乃亭

封面设计:段 离

目 录

- 1/山茶花谢了
18/北极熊行迹
32/仁义报偿传佳话
47/丁香女
59/途中际会
71/宣慰卓见
90/高山仰止
95/参谋长夜话
108/都是婴粟惹的祸
117/自作孽,不可活
122/苜蓿,啊,紫花的苜蓿!
135/孙“苍子”
150/世事难料,生死一线

162/邂逅“莫合烟王”

170/小六十

190/降服“新民山堂”老大

205/加藤纪子

218/杯酒释兵权

227/丁香，啊，紫色的丁香！

234/上了笼头的野马

256/兵以诈立

273/远去的枪声

293/非关迷信，不是沉沦

315/医药合为时而用

328/悲情日月

335/韩井魂断淤泥泉

345/紫霞出岫

358/后记

1. 山茶花谢了

刚喝完紫花苜蓿汤要清心火的杨飞霞，正在午休小憩。一团云雾包裹着的怪异活物，又向他张牙舞爪地扑来。他使出几套身手，都扑击不到怪物的要害处；他闪避迂回，又跳不出雾气外；静观其变，怪异之物竟然来无踪去无影，无声无息。只是那压迫感和窒息感，那轰然坍塌的眩晕，始终在逼迫着自己。他有些怒不可遏了。就在他运足丹田气息，准备向上弹跳的刹那，却听见侍卫官杨丛在他耳边急促地小声呼叫：

“镇帅大人醒来，镇帅大人醒来！小姐不好了！”

话音未落，杨飞霞已经醒透，倏地坐起，

双目炯炯，灵醒如常。他纹丝不慌，抬手示意杨丛慢慢说，接着用平稳的声调问：

“小姐又骑马了不是？”

侍卫官杨丛知道杨镇帅最疼爱小姐，刚才已经难过、紧张得浑身发抖，语无伦次；这时便“扑通”一声跪倒，一再点头，同时拉长了哭声。杨飞霞心中一紧，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当即低喝一声：

“止住！小心夫人听见！快带我去出事的地方！”

杨丛哆嗦着身子，引着杨镇帅出了将军府后花园西北角门，穿过育马场。马夫、勤杂工纷纷停下手中的事，恭敬行礼。他们显然已经知情，方才低头唏嘘，现在心里直打鼓。杨飞霞一反平常的和蔼，一脸激愤和悲戚，跟谁都不答话，径直走了过去。见杨镇帅和侍卫官出了育马场后门，人们才又小声议论：

“哈孜别克今天完蛋了！闯下这样的大祸，在劫难逃啊！”

“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小姐，又漂亮又懂礼数。还没长成呢，太可惜了！”

“镇帅大人和大夫人把小姐疼到心尖尖上去了，这下可咋整哩？”

“侍卫官也没有好果子吃，不信等着瞧。看他平常神气的球样，拿着白眼仁子翻人，不料想也有今天。”

“哈孜别克有什么能耐，跟前撵后地攀着镇帅大人！今天该要他的好看！”

“说得好，咱们跟上收拾哈孜别克去，狗日的也太不

小心了！”

“着啊，镇帅大人平时对咱们怎么样，从不把咱当大人看吧！我们难道不替他出了这口恶气？报答镇帅大人的时候到了！马什子，乌力普，跟我走！”

最后说话的是育马场总管李纳云，一个满营兵总的后裔，骑术和身手都很是了得。他顺手抓了一根蛇鞭（即拧着铁丝的鞭子），带上两人走了。余下的人也无心做事，干脆说个没完。

“我捏着一把汗哩，今天的事别闹大了。”一个须发半白的老汉耳语似地说。

旁边挑水的小伙听见后放下担子：

“老了老了，胆子像个跳兔子，成天咕咚咕咚，有啥意思。能出嘛事，天塌得下来吗？”

老汉恼了：

“球奴娃娃胆子大，你把天戳个窟窿给我看！他李纳云和哈孜别克有仇隙的原委，你黑大糊涂着哩，就知道在娘母子怀里吃奶哩，神气个龟孙子！”说完，气呼呼地往马棚里去了。小伙摸着后脑勺讪笑了：

“倚老卖老哩，发的啥子无名火吆！”别人也都打嘲：

“李纳云心里的弯弯比盘羊角还要多呢，你搞不清楚。别听他嘴巧得像八哥，满肚子黑水。得了，少管闲事多吃饭，整不清楚的事情别参言！”于是散开，唏嘘着忙各人的去了。

杨飞霞随着侍卫官，往惠远西北方向匆匆走去。过了满洲巷子，插过惠远酒厂的便道，就到了协领衙门后花园

的北缘，一片风景秀丽的开阔地。原来满人喜欢骑射，特意辟了这样一块地方，专供游戏和竞赛，当然最适合跑马了。只是为了防止闲杂人员随意出入，在南北方向上拉了铁丝网，距网两米处挖了半人深的壕沟。满人自己都知道，不会出事；杨镇帅的小姐是头一次到来，又是私下活动，没有向导，竟然在转弯处马失前蹄，径直摔在了沟里，脑袋撞上了沟底的条石，当即香消玉殒。

此时，杨小姐已被人抬出沟外，平放在一块花毡上，盖上了粉绸，还露出穿着马靴的双脚和半截绣花的马裤。四周围满了人，惋惜地看着死者，小声询问缘由。但是没有几人知情，只能断定这是官宦家的小姐。马夫打扮的哈孜别克已经哭倒在地上，痛不欲生；两个伴随小姐骑马的丫环都已瘫倒在地，面无人色，不能言语，任谁也问不出半句话来。

当人们看到杨镇帅和侍卫官匆匆来到，才知道死者是镇帅大人的小姐，于是人群立即退后散开。早有人把肇事的马匹牵了远去，又迅速前去给协领传话。

杨飞霞蹲在地上，掀开盖住女儿身体的粉绸看了片刻。只见星图静静地躺在草地上，双眼微闭，如梦幻般地甜睡，只是她的右侧额角塌陷，有个寸长的口子，流出的血已经结块。那原先粉装玉琢、吹弹可破的脸面，整个变得乌青。可是秀美的脸上依然挂着一丝还没有褪尽的得意笑容。紫色的跑马服上绣着一朵含苞欲放的大红山茶花，煞是耀眼。杨飞霞突然觉得心被刺了一刀，酸泪热辣辣地涌上来，眼前花花的什么都看不见。就转头用衣袖擦

了几把。再掉头去看，却看见女儿藏青色的跑马裤腿上绣满的山茶，和那双镶着金边的红色马靴。这双马靴是自己亲手挑选，穿在女儿脚上就像哪吒踩上了风火轮，成为最佳匹配，真是物尽其用。此时却发出刺心血色。杨飞霞感到一阵眩晕，一路上被刀搅着的心此时完全被撕碎了。他用手支住脑袋，在心里呼叫着：

“星儿，星儿，你真的睡着了吗？你就这样狠心地走了吗？我活生生的女儿呀，叫人怎么好啊！”

他一边饮泣，一边用粉绸轻轻盖住了女儿的身体和脸，默默退到一旁，用手挡住眼，让眼泪无声地涌流着。哈夜别克凭感觉知道镇帅大人已到身边，就抬头看了一眼，爬到跟前，抱住杨镇帅的双脚，把头使劲往地上磕，泣不成声地说：

“镇帅大人，镇帅大人！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我该死呀，你把我毙了吧。死了也好给小姐牵马执蹬啊！”

说话间，李纳云等人已经来到跟前，放下一把椅子，后边跟上来一群人。李纳云搀扶着杨镇帅，说：

“镇帅大人，你请节哀。请坐到这边。马什子，扶着镇帅大人，看我给镇帅大人报仇！”

哈夜别克一动不动。杨飞霞此时已经冷静下来，对情势一目了然。他不会让事态按照任何人的意愿发展，而要毫不走样地按照自己的意思办。

事到如今，杨飞霞知道，女儿气数竟该如此。

这女儿生下来，哭声低沉嘹亮，比男孩都精壮。按照族谱，杨飞霞给她起了一个男性化的名字：“杨星图”，小

名就叫“星儿”。星儿自小就喜好使枪弄棒，打抱不平，从不服输。周围的男孩子把她称做“侠女”，拥她做“大王”。蒙自街上有个无赖家的小混混，时常欺负人。被欺负的孩子就找到“侠女”评公道，她立马想了个主意说：

“咱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回！”

她让几个孩子在黄昏时分把小混混约出来，说是到破城墙上打仗玩。去时抬了把梯子。待他们爬上去玩得昏天黑地，“侠女”来到城墙下，抽了梯子，把它藏在城墙根的扯扯秧下，然后坐在远处喊话：

“识相的，都下来！”

几个孩子事先都知道，就呼啦啦往刚才上去的豁口边靠。一看梯子不见了，就说：

“梯子不在了，这下咋办，这下咋办？”侠女说：

“没做亏心事的，我给你们甩根绳子上去，把人吊下来。”

话音没落，“呼”的一声，就有东西掷过来。没来得及接，“啪”地掉在了地上，一看是个绳圈。这小混混傻眼了。他人长得细瘦，四肢无力，偏又怕高。别说抓着绳子吊不动，就是往豁口跟前站，都双腿颤抖眼发黑。眼见得一个个“蹭蹭蹭”地都下去了，最后一个干脆直接从上面跳了下去，落在了“侠女”预先放好的草包上。就剩下小混混一个，无法可想。他这时才明白大家是出气来了。他就不理大伙，径自往反方向走了。不想那头连着一家房顶，院子里栓了一条恶狗，看见小混混的身影，就狂吠起来，还扑得铁链哗啦啦地响，几乎要断的样子。小混混吓得魂飞

魄散，连哭带叫地跑了回来。看看天又将黑尽，只好求着“侠女”帮他下来。“侠女”说：

“这个好办，可是你先得答应我们一件事。”

“么子……事？”小混混拉着哭音说。

“你要保证从今往后再不欺负人！”

“我欺负谁了？明明是你们合伙欺负我嘛！”小混混嘟囔着说，声音已经小了下来。

“还敢嘴硬？那就呆着去吧，咱们回！”说着就起身要走人。小混混急了，跳着脚喊：

“不要扔下我，不要扔下我呀，求你们了！我认错还不行吗！”

“侠女”给大家使个眼色，几个孩子七嘴八舌地问，小混混忙不迭地应，乱成了一锅粥。大家只图了个痛快，哪管谁说的什么，应的又是什么！看看大家都出气了，“侠女”才说：

“小混混你给我听好了：今后你再欺负人，我们有的是法子收拾你。你记下了？”

“记下了。”

“回去告状不？”

“孙子才告状。”

“那给他放梯子！”

这次获了个全胜，小女子的威风从此抖出来了。

不光这，家里有个西洋自鸣钟，摆停了，店铺里无人能修。她懵懂的年纪，就私下拆了，捣鼓了半天，竟然叫她修好了。加上面容酷似杨飞霞，大夫人更是视若珍宝，听

之任之。女儿倒出落得比儿子还干练。

杨飞霞在日本留学的几年，女儿已经上了私塾，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，习起武来虎虎生风，家里家外的事都有两下。私塾先生说：

“这女子好生了得，可惜不是男儿身。”

杨星图已经暗暗打下主意，要像父亲那样留洋学军事，将来做个女将军。只是大夫人离不开她，母女最是贴心。杨飞霞任职新疆，杨星图一个劲地催促母亲起程，就像她自己要去上任一样。到了惠远，就迷上了骑马，而且要骑烈马，要到野地里练。尽管杨飞霞再三叮嘱要当心，可她点头一笑了之，过后对待卫官和哈孜别克说：

“你们听我的，没事。别让我爹知道。”这两位极善察言观色，自然明了杨小姐的身价地位，谁敢不依？

杨飞霞哪里会不知情？他也是存心让心高气傲的女儿历练一番，好委托她办女学的重任。在伊犁地区发展教育，是他很动心思的事。图谋发展和稳定，文化教育就是无形的武器和军队。没想到饶饶者易折，竟成千古遗憾。

这时，李纳云凶狠地抡起蛇鞭，朝着匍匐在地的哈孜别克，用上浑身的力气，重重地抽了下去。口中还念念有词：

“打死你，狗日的，有一报，还一报。”围观的人群中有人捧场：

“狠狠地打，替镇帅大人出口恶气！”

也有人因为担心而叫出了声。鞭子击到哈孜别克身上的声响，就像有把铁锤砸到地上一样，“噹”地震一下，

接着哈孜别克的身子也不由地弹一下，衣服随即开花，皮肉翻开，血迹渗了出来。哈孜别克抱定了一死的决心，连声都不吭一下。照这样下去，超不过十鞭，就能打断骨头，哈孜别克不死也得残废。观看的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，说不上是解气还是担忧，过瘾还是同情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打完第三鞭，李纳云更是亢奋，鞭子也抡得更高了。哈孜别克仍旧没有任何声响。就在鞭子将要落下之时，杨飞霞一个箭步上去，单手一挥，就轻易地夺过了鞭子。李纳云一怔：

“镇帅大人不必亲自动手，还是我替你打。”

围观的人们有了骚动，不知杨镇帅会怎样一展身手，都巴望着看更精彩的场面。不料杨飞霞用另一只手把李纳云拦到一边，说：

“李总管，你也累了，歇手吧。”接着看了一眼沾满血肉的鞭子，就手把它扔到远处地上。李纳云大惑不解，站在一边，胸脯起伏不已。哈孜别克微微抬起头看了看，又趴下了。两个丫环害怕挨打，早已用双手捂住了眼睛和耳朵，瘫在地上打哆嗦。人们瞪大了眼睛看着，屏息听着，觉着要开眼界了。

果然，杨飞霞说：

“刚才，李总管已经替我打了哈孜别克三鞭，今天的事就算了结了。哈孜别克，你听着：小姐遭遇不测，是她气数已尽，你没有大的过错。你立过功，我还没有机会重重赏你；你也表示过不愿接受别的职务，这事就搁下了。遇

到今天的事，并非你故意，全然是个意外。我罚也罚了，现今你就算两清了。夫人那一关暂时没法过，我也不能再留你。你走吧。走到哪里随你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你在前面驿站先停一刻，我让杨丛随后帮你收拾细软，给你带足银两。如果有缘，今后也许能得再见。”

说着声音有些哽咽。哈孜别克失声哭了起来，愈发不能起身，周围也有了呜咽声。李纳云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使劲绞着双手不言语，也无法言语。哈孜别克连哭带爬，近前来抱住杨飞霞的腿：

“镇帅大人，叩谢你的不杀之恩。我没有别的报答，我不走，打死我也不走。我就在你的近处，随时听候吩咐；我也不让你看见我，惹你伤心。我这就下去。”杨飞霞眼酸心热，一时也无言。

看着哈孜别克踉跄而去的背影，杨飞霞顿了一下，提高声调说：

“图协领，你请到前面来。”

图库曼早已来到现场，只是不便前来觐见；再者，杨镇帅于己有恩，是他不拘一格提拔才有今天。事发现场就在他家院外，他担心逃脱不了干系，想等杨镇帅消气再说。既然镇帅叫到他，就只有硬着头皮迎上来了。

“图库曼在此听命，请镇帅大人发令。”图库曼说：

“图库曼听好：今天的事再不和任何人拉扯干系。你和我的侍卫官联手办理小姐后事。一定不许张扬，不许惊动邻里。小姐尚未成年，就依汉族风俗，从速料理。一个姑娘家，喜欢清静，不要让外人打扰她。小姐遗体暂放到娘

娘庙，你派人守候。除了我的家人，谢绝一切人员出入。这事办得好我有嘉奖；办得不好，越过了我定的规矩，拿你问罪。另外，这两个使女，归你指派，留下用也好，打发个好人家也行。只要不受虐待就是。你去吧！”

图库曼和侍卫官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不说，更是敬佩得无以复加。在世上混事年成不少了，何曾见过杨镇帅这样的胸怀气度！不仅仅是清廉大度，简直就是仁至义尽了。在场的人都觉得老天爷长眼，让他们摊上了这样好的地方官！顿时各个泪流满面，长吁短叹。图协领和杨丛欣然领命后，立即行动，严格按照杨镇帅的意思，杀鸡用牛刀，轻而易举，处理得圆圆满满。这当然是后话。

杨飞霞又叫过杨丛，对他小声说：

“你现在回去，安排家里的事。不能惊动二夫人肖金珍，她快临产了。”杨丛领命而去。

再说杨飞霞回到家里，早已有人把噩耗告知了大夫人欧阳依霞。夫人已然晕厥过去了好几回，人中都被掐得黑紫。她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头疼欲裂，无法下床，额头上拔了一串小火罐，歪在被垛上呻吟。贴身使女蔓儿、扣儿和几个粗使丫头站了一地。看见杨飞霞进来，夫人口中唤着：

“星——儿！”

抻了抻胳膊想坐起来，不料又晕了过去。蔓儿赶紧上前抱住夫人，把她轻轻放倒，就要掐人中。杨飞霞止住了她：

“你住手吧，让我来。这人都都快掐破了，要感染的。”